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張虎拜

校對官中書_臣王璵

謄錄監生_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十三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秋官二

雍氏春爲阱獲穿地爲漸以捕禽注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淮南子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虎掌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鳥獸成設穿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蹊以蹊

獸足逸周書曰不卯不蹊以成鳥獸然則山不爲苑澤不
爲沈春阱獲而秋杜塞之亦所以助生阜而畜功用歟
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掎其脚絹當作
纒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魚可羅鳥太元曰揮其
罽絕其絹西京賦所謂且羅絹結者卽此莊子曰蹄者所
以在兔注云兔罽也一名兔羆巨亮反係其脚故曰蹄齊語渠
弭於有渚纒山於有牢卽雍氏所謂澤之沈山之苑牢立
柵以遮獸渚立隄以捕魚纒齊語通爲環小匡誤爲綱馬融

廣成頌所謂纒索四野之飛征也軍行依山澤爲險阻魚
取川禽原獸以佐軍糧管子所謂南伐西伐北伐之主者
以此雍氏之所禁也而管子行之周官之法至齊桓而一
變矣

陸形訓曰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云少海澤名則
渠弭爲澤明矣賈注云渠弭裨海也其說本此

根生之物爲草草麗乎土故掌土化者其官爲草人浮
生之物爲萍萍麗乎水故掌水禁者其官爲萍氏萍氏
禁川游魚幾酒而謹酒韓非子曰道譬之若水溺者多
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則生適者節也君子有酒節之

而已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鄉飲設禁射飲設豐賓
飲告旨主飲謝崇賓主百拜終日彌恭其為節也咳矣
書曰母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
失其身翩翩銜羽飲河顧其後也鳳凰雄鳴節節雌鳴
足足取為嚴名思其義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水性柔
人多溺詩曰旨酒思柔則酒能溺人亦如水矣制柔以
剛故書曰剛制于酒然而剛制不如溫克也周公作酒
誥言沉湎之為害而殺羣飲之民則似剛近乎虐然以

酒禁委掌水之官謂浮而不沉者莫如萍不洎於酒猶
不沉於水則仍取溫克之義焉不然殺羣飲何異刑弃
灰輕臯而行重罰非所謂殷罰有倫也豈周公行之爲
仁商鞅行之爲暴哉莊子外篇曰周周銜羽以濟司馬彪注曰周周河上鳥也頭重尾輕是以銜他鳥羽而飛過河言人可求益于物以補其所短也韓非子曰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有所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說文無尾爲屈從尾出聲俗省作屈銜羽飲河其言有味若銜羽濟河有何味乎銜其羽似非他鳥也

司烜氏掌以鑒取水於月鑒者鑑諸一名方諸淮南子

許慎注曰方石也諸珠也古諸珠通劉子曰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類感之也萬畢術曰方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合以五石葛洪有岷山丹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承取月中之水古之鑒也豈其然乎案唐乾封元年果毅李敬貞議封禪用明水實尊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考工記云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注云取水火于日月之器準

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應時得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未有得者比年祠祭用井水代之蓋金錫相半自是造鑑之法非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合用方諸嘗於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王充曰月中之獸兔蟾蜍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于天螺蚌皆缺方諸鄉月水自下來同類明矣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千寶謂五月丙午日

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蛤一名魁大元曰大魁順水酋酋之包言水之聚也符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方諸一名蚌鏡古謂之鑒以此

司烜之烜一作燥一作煨燥爲楚語煨乃齊言燥讀爲貨煨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煨毛詩作燬左形右聲說文並存說者又謂齊人曰燬吳人曰煨方俗之訛也然則燥煨燬烜皆通矣夏官司燿秋官司烜燿爲熱火所以

熱也其形在地烜爲明火所以照也其精在天在地爲木乃火之形在天爲日乃火之精形用其熱精用其明故熱火取諸木明火取諸日焉或明或闇火性善藏見則有耀伏則無光故司烜氏修火禁以心星之見伏爲出內之紀綱也方諸取水或以井水代之說本管子春飲於青后之井夏飲於赤后之井秋飲於白后之井冬飲於黑后之井中央飲於黃后之井易曰井道不可不革也言久則濁穢宜易其故乃知古者不徒改火且改

井矣井卦九三井渫渫者渫其惡也故不食壽陽有歡
樂井言三伏赫曦望見此井則爲之喜故井水渫惡行
人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清明王變而更之則天下皆
受其福矣管子曰鑽燧改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水有茲火有毒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是
故教民樵室鑽燧燧竈泄井所以壽民後世不然人多
夭折未必不由此

王褒頌卑辱與渫注云與幽也
渫汙也汙穢則除去之故曰渫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康成云屋讀爲劉劉誅

謂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明竊若今梟頭明書其梟法也司烜掌之則梟人夜葬歟漢書長安令尹賞爲虎穴收捕輕薄惡少年內穴中皆死出瘞寺門桓東梟著其姓名康成所謂梟頭卽此師古曰梟杙也梟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梟從木音竭屋誅蓋刑於喪國之社荀子曰梟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殓古之法也然則梟人夜葬漢法亦然矣旣葬而梟著梟名立於其地焉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梟者

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楬之言桀也
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一說穿穴曰竈喪國之社
屋之屋之者掩其上而柴其下使不得達上邦若屋誅
司烜氏穿穴以通明故曰明竈蓋事畢則仍揜之火秉
明故職在司烜氏班固述哀紀曰底劉鼎臣服虔曰周
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古者複穴開上取明
謂之雷明竈之義取諸此

廣雅云楬
襃棧也

虞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疏云周禮條狼氏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園人犖子玉鞭
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後來亦皆施用及隋造律始廢
之淮南子人間訓有伏郎尹而笞之三百蓋起於戰國
近乎古之官刑左傳又有齊莊公鞭侍人賈舉魯孟孺
子鞭成有司之使則是賤者非士大夫獨條狼氏有誓
大夫鞭五百之文與曲禮刑不上大夫之言相反于是
學者疑周官非聖人之書不知官刑與教刑虞書並舉
官有慢事纂以訊之教或不率朴以威之象以典刑自

昔然矣周公之爲師保也使伯禽與成王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耻之楚文王田於雲夢三月不反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王臯當咎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寧得臯於王不敢負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曰小人痛之君子耻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此教刑也古者雖天子必朝師故國之至尊猶不廢咎後世之言禮者乃謂刑不上大夫豈其然乎春秋大夫無遂事出境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劉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蓋以爲擅生事者將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條狼氏誓之以爲戒若夫過誤之失常

人所容懈慢爲愆輒相提拽乃至尚書解衣就格人君

自起撞卽則吾未聞之於古

孔疏謂鞭刑及隋而廢非也隋文每杖人於廷一日

數四高頰等初諫乃令殿內去杖後怒楚州行參軍李君才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則隋亦未嘗廢也唐開元二十四年夷州刺史楊濬犯贓決杖裴耀卿諫以爲決杖施於徒隸不可加於高官贖死雖優受笞爲辱恐百姓見之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而張說亦諫決杖貴臣且謂張嘉貞曰宰相者時來卽

爲豈能長據若貴臣可杖恐吾輩行當及之是時秘書監姜皎廣州都督裴仙先犯舉嘉貞奏請杖之故說云

然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害者死條狼氏所謂敢不

關者矯詔害者也不死而鞭律輕於漢矣如其不害律

雖不害猶免官則專之可也而又何關焉武帝使呂步舒持斧

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不請者不關也康

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然則命之

顓斷而後可以不關歟穀梁子以爲大夫不廢君命不

專君命有君命而留之爲廢無君命而遂之爲專若是

者刑茲無赦是故冢宰八法以官刑糾治司寇五刑以
官刑糾職條狼氏之誓也所以糾之也曰轅曰殺曰鞭
曰墨是爲官刑官刑糾官職修抑又聞古之大夫有坐
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是掩其
干紀之實假以不關之名此而不刑國無紀也國無紀
必亡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轅一作軫於文皆從
車蓋古之斬刑或云車裂通策傳頭懸車軫四馬曳行

鷗冠子曰害百姓者軫以狗說者謂齊車裂蘇秦秦車裂衛鞅其法起於戰國非也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轅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轅之以狗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臯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弑君之賊矣說者謂以左傳證周官康成之失然則東晉不可以證西晉南宋不可以證北宋乎如謂左氏不可信則先秦無

可信之書矣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以爲然愚獨以爲不然輶者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

刑臣不臣二忠爲患輶者患也子不子倒學爲煎

學古子字

煎古寔字

焚者煎也易曰寔如其來如寔猶逆也子而逆出

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掌戮亦云殺其親者焚之夫焚與輶皆刑之酷者也而加之逆節之子二心之臣卽刑當其辜子高不問其刑之當否而輶加

以無道之名則是弑君者不輟殺親者不焚而後爲有道之刑也不亦異乎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其所以包藏禍心實由於辯之不早而反掖之寇必起於親近之臣馭則尤親近者故誓之以車輶卽其事以警其心焉徇者使之明聽其辭故奮鐸誓者使之潛消其慝故執鞭

易離之突猶太元遇之衝故其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脩閭氏比宿櫟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櫟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閨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曰急門

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古者有虞氏始置木爲閭而謂之互者說文云遯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一在外一在內移日然後去墨子自楚還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齊有里尉猶周官之里宰閭胥也審閭閉慎筦鍵藏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

園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閤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閤有
司者卽周官之脩閤氏歟宿互者宿守閤互而擊橈以
衛焉月令中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閤蔡邕破閤爲闌
謂宮中之門曰闌奄尹主之閤里門非奄尹所主愚謂
宮中有永巷巷門謂之閤韓非子曰昔者桓公宮中二
市婦閤二百婦人守之故曰婦閤戰國策有守閤姬不
必破爲闌也

邈一作概封人注云福衡如概狀賈疏云
衡者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漢時有置於

犬之上謂之概概一作枷廣成頌曰枷天狗縹墳羊三
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壁秦襄公時有

大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堡無患於是
有狗枷之名則犬之有枷不始於漢矣

備所以衛也牆垣所以衛其家爪牙所以衛其體淮南
齊俗訓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高誘注云備後垣
是牆垣者家之衛也秋官冥氏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
獸而獻其皮革齒須備司農注云備謂搔是爪牙者體
之衛也故備一訓垣一訓爪人無爪牙之衛乃削革爲
甲鎔金爲兵以爲衛故甲兵亦名備左傳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若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老子曰入軍不備

甲兵

見韓非子備俗本作避非

言不恃備以救害也桓魋以家備往

白公以戰備獻一說備讀若采

蒲覓切

音如辨象獸指爪

說文采從田爲番獸足也象其掌采訛爲備聲之訛也

踰備當作踰阨

普回反

音若裴莊子曰正晝爲盜日中冗

阨阨一作培顏闔鑿培而遁注亦云培後牆則備當讀

爲阨或曰不然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

人莫能暴害故曰備者國之重也兵者國之爪也垣與

爪俱以備名本乎古矣

柞氏注云柞除木之名先鄭讀柞爲屋竿之竿何休曰
親過高祖毀其廟禮取其廟室竿以爲死者炊沐竿者
廟之西北扉也西北隅幽隱之處謂之扉亦曰竿徹取
其木以爲薪而炊沐焉舊說扉屋簷非也爾雅栢謂之
棗廣雅棗謂之竿竿言迫迤扉言陴側則扉爲屋竿明
矣賈疏目爲俗失之廣成頌云焚棗柞木注云柞音士
雅反邪斫木也依鄭義當音側白反章懷讀爲槎本說
文案爾雅屋上薄謂之筵注云屋竿蓋柱上爲薄柱頭

爲櫨所謂案也徹取其木卽取之此說文竿在瓦下焚
上焚者複屋棟是爲複竿廣雅曰焚閣也卽今之樓太
史慈討賊賊緣樓行詈手持樓焚慈射之貫手著焚謂
著樓簷下棟故舊說以扉爲屋簷一說屋竿者屋漏也
釋名曰禮旣祭改設饌於西北隅西北隅曰屋漏親死
撤其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
然則屋竿者當室之白也孫炎謂日光漏入抑或然乎
康成曰漏隱也扉隱之處則直訓漏爲扉矣一說柞屋

棧也亦謂之簣柞一作竿在各反見急就篇

薙氏殺草謂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月令燒薙注引薙氏職夷作薙皇氏云
夷音薙先薙其草草乾燒之含實曰繩皇氏音孕古作
繩管子曰壬子水行御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牘繩婦
不銷棄草木根本美蓋水氣行草木先受之而後及羽
卵毛胎繩婦焉任身含實其理本同月令國多女災禾
稼不熟水傷含任氣相感也繩一作蠅太元云好蠅惡

粥又曰蠅其膏女子之勞一作蠅家語王肅注云蠅魚之懷任然則女含胎魚遺子草結實皆從蠅象其腹也

耿黽怒鳴故象其腹

萌之者斫其新夷之者芟其陳注云以鉤鎌

迫地芟之若今取芟矣芟乾草也謂取乾草有陳根也秋敗其實冬剋其根從春至冬一年之事六鄉之易六遂之菜必休之乃可復種者以此釋地云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者災也謂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者新成柔田畬和

也田舒緩也然則菑者柞氏攻木雞氏殺草皆以水火變之則草木化爲糞壤二歲乃柔三歲乃和此田所以有再易三易歟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而後種黍稷焉其法在農官則柞氏雞氏之職也故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載始也言耕之事始于此

說文曰凡字朋者羽蟲之長鳥者日中之禽鳥者知太歲之所在燕者請子之候作巢避戊巳古文鳳象形鳳

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字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
鷮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所貴者象形以望其來所惡者
覆巢以使之去此砮蕞之官所由設也春秋鳥鳴亳社
而伯姬卒其爲夭也信矣鷮與鸛鵒非夭也退飛而宋
襄喪師來巢而魯昭失國則又何說與漢永平中神雀
集於宮廷而賈逵稱爲瑞元和中異鳥翔於殿屋而何
敞目爲災旣而逵對無徵敞言竟驗然則非常者乃爲
天乎砮蕞氏覆而墮之如不去則庭氏射之自臧文仲

祀爰居而其官廢矣漢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梟食母破鏡食父

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卽砮族之遺意若夫鵠鵠鵠
鵠一名鵠鵠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
雖有庭氏救日太陰之弓亦無所用之故曰力不勝天
天不勝德似鳳者孽介雀者滅

庶氏除蠱以攻說檜之嘉草攻之翦氏除蠱以攻榮攻
之莽草熏之大祝六祈有禴榮攻說之名黨正族師有
祭榮祭醑之禮蠱猶蠱也嘉草一名莽草一名芒草見

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艸可以毒魚茲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尔疋蒺藜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或云蒺卽白薇非芒草也吳氏本草曰莽草一名春草有毒五月採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左傳公聚朽蠹而穀飛爲蟲蓋蟲四蟲蠹木蟲生于陰中異名同類物不堅爲監監與蠹通凡害物之蟲皆是也食心食葉食根

食節皆似蠱而害良苗族師祭酺酺者蟪蛄之神能爲
災害故族師祭之庶氏以攻說禴之翦氏以攻榮攻之
以禳其災又以嘉草攻之焚莽草而以其灰洒之以絕
其害荆楚之俗取菊爲灰以除麥蠹汜勝之術取麥種
襍乾艾藏之以馬蠶矢漬穀種則無蟲謂蟲生於濕熱
燥之則蟲不生而收常倍崔寔四民月令曰臘月祀灸
逢逢麥芽也齊民要術誤爲道樹瓜田四角去蟲胡濫切瓜蟲也其法本於
庶氏翦氏後世失其傳矣一說嘉草藋荷也葛洪方曰

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
名一說芒草杭也尔足杭魚毒杭一作芫見急就篇顏
師古云芫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死浮出
故名本草經云芫華一名去水味辛殺蟲淳于意診脉
曰螻蛄以芫華一撮飲之卽出螻蛄可數升病已然則能
毒魚者亦能殺蟲也莽草蓋其類歟段氏雜俎言西域
有禳蟲法作木天壇法以禳之後漢公沙穆爲弘農令
時有螟蟲食稼穆乃設壇以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

自銷此段氏所謂西域禳蟲法古之遺術也則庶氏攻說翦氏攻禁亦必有道矣

壺涿氏除水蟲赤友氏除狸蟲水蟲潛於藪澤狸蟲隱於牆壁注云水蟲狐蜮狸蟲麀肌蛭疏云水蜮卽水中短狐而麀肌蛭則闕焉廣雅負蟄麀也蛭蝮蛭也本草麀名土鼈博物志曰蛭蝮溺人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莎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蛭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傳瘡蛭瘡則愈瘡蛭卽

肌蜚也陸甸埤雅麇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蜚蜚遺溺稽聖賦所謂蜚旋於影域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甸謂蜚蜚者言搜求而去之則臆說也

案蜚蜚段氏雜俎作蠖蜚

蠖音瞿古
蜚求音同

蠖蜚蜚肌聲相近

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以麇爲負蟄乃鼠婦也本草麇無甲有鱗狀似鼠婦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蜚二十九年秋有蜚劉敞曰蜚負蟄郭璞曰負盤也或引山海經有獸如牛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

說近乎怪矣學者好怪以爲然愚謂蜮水蟲也蜚狸蟲也壺涿氏赤友氏之所除而去之者也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君子曰災也水蟲之災自外生狸蟲之災自內萌自外生者顯而有神自內萌者隱而無形故常藏於隙屋於文壁孔爲隙從阜象牆二小夾日莊之末年叔牙慶父狸蟲之應也處宮之中在君之側若不去之必將亡國是故自外生者毆之以土鼓自內萌者毒之以蜃灰害雖微而將大物無小而不除周公所以垂爲

訓歟召南雀穿屋鼠穿墉而獄訟成焉雀所處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而社鼯不灌屋鼠不熏穿墉以爲藏身之固非所謂切近災乎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之謂狸故狸之爲怪也好居隅隙之間赤友氏目察區陬掌除物怪涼州張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重華兄祚小字螽斯都尉常據諫曰螽斯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螽斯子孫繁昌何爲災也先是祚蒸重華母馬氏及重華死馬氏遂廢

重華子曜靈而立祚祚尋殺曜靈專爲姦虐涼州人咸賦牆茨焉此艸蟲之應與春秋有蜚同故特書之以爲

災也

重華末年猶莊公末年重華兄祚猶莊公兄慶父祚蒸馬氏猶慶父通哀姜其事皆相類僉斯與負

攀亦相類

牡樺姑榆也樺一作姑釋木無姑其實夷似卽釋草之

葦蕒本草葦蕒一名無姑一名蕒蕒似卽釋草之葦蕒

郭注以葦蕒爲白蕒仍謂無姑卽蕒蕒則與葦蕒何以別乎急就篇注云葦蕒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樺榆其

莢圓厚然則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姑猶牡薊之不
花者也易枯楊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卽樺之省俗讀爲
枯槁之枯失之矣

鄭注銜枚兩見一見大司馬職曰枚如箸銜之有繮結
項中一見銜枚氏曰橫銜之繮結於項賈疏云繮兩頭
繫也以組爲之兩頭交於項下結之顏師古注漢書引
鄭注結作絜曰繮絜於項云繮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
紐而繞項也絜音頤則又訓繮爲結絜爲繞矣同時所

見之本不同若此

銜枚氏掌司囂囂則亂亂則師田失律囂則謹謹則祭
祀不敬詔呼歎鳴歌哭皆是也故爲之禁苟非師田祭
祀則弗禁也或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哭孔子惡野哭者
爲其變衆故有哭於國中之道者亦謂之野銜枚氏爲
之禁而孔子亦惡焉如其說則士大夫去國者鄉國而
哭奔喪者齊衰望鄉而哭禮也皆國中之道也奚爲而
禁之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故哭所識則於野張帷禮

也所謂野哭也又奚爲而惡之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不特不敢哭於道并不敢哭於家故殯宮朝夕奠皆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非是則弗禁也然則何哉孔子惡野哭者曰非此之謂也邨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不以禮是爲野舊說滅蓋子蒲名王肅謂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其說似是而非

伯牛有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見漢書

蔑猶滅也

蓋痛之甚也如是則何野之有且古人以惡名何不可以減名哭不必其子焉知非其父夫禮臣既死君不忍呼其名子既死父不忍呼其名哭者蓋其父也而呼子名君子以爲野矣哭有禮亦有節哀矣而難繼情在而無文皆野也孔子之所惡也然則古不禁哭亦不禁歌歟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買臣擔束薪歌於道中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援

作

咷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

曰行之明哭國者斮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

令篇曰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臯射言惟軍中則然

古無哭國之法也故其禁在銜枚氏

尸子曰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

曰樂將祭而狗入室呼之曰富出以爲不祥其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是俗哭子皆呼名矣喪大記曰婦人

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注云自堂及房婦人所有事自堂及門男子所有事非其事而哭猶野哭

也則野哭非謂哭於野也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

禁可知

伊耆氏共王之齒杖先鄭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然則七十賜杖名曰王杖周之禮也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賜老者而三齊略記所言漢祖事與此同且云漢世元日放鳩蓋爲此其說非也王子年

記少皞結薰茅爲旌以桂枝爲表刻玉爲鳩置於表端則鳩杖起於少皞亦非也伊耆氏共王杖則鳩杖起於伊耆矣鷹化爲鳩不仁之鳥感春之生氣變而之仁故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因著其形於杖以扶之助生氣也或曰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豈非古造而漢因歟大祭祀共杖咸康成讀咸爲函案咸古槭字天官書間可槭劒索隱曰槭音函函容也函字本有咸音故從咸則知先儒讀咸爲函得其音矣秦置酒饗羣臣先召

諸子賜食罷而出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杖善者殘敗之而去蓋燕饗在堂履杖不上堂陳於陛下僻隱之處故胡亥下陛得壞之八十杖於朝者履杖上堂猶劔履上殿異數也康成謂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故大祭祀共咸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杖有函曲禮席間函丈丈或爲杖王肅謂古人講說用杖指畫然則函杖猶杖函也蓋函藏於席間杖之言丈也王杖長九尺言丈者舉成數也王杖御覽王部引之作玉杖

失之

廣雅曰庚謂之械

秋見曰覲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言請臯也
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
立告聽事注云凡禮事左袒皆然右肉袒者刑宜施於
右也易曰折其右肱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
以行黜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
退受刑右肉袒非請臯而何漢有請室應劭曰請臯之
室大臣有臯造請室而請臯焉自上言之曰比功自下

言之曰請臯詩曰道阻且右言左順而右逆也軍禮不
功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射禮司馬與司射交於
階前相左喪禮商祝與夏祝交於階下則反之康成謂
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以此蓋左爲陽爲吉右爲
陰爲凶也春陽中萬物生故朝以圖事秋陰中萬物成
故覲以比功夏萬物見其象顯故宗以陳謨冬萬物藏
其象幽故遇以協慮覲乘墨車蓋將請臯所以自貶損
朝則建旂乘路焉上公九旂九乘侯伯七旂七乘子男

五旂五乘詩蓼蕭采芣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條華沖
沖和鸞雖雖其旂淠淠鸞聲嘒嘒則朝乘路車如其命
數也康成見覲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說
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
以云然失之矣而采芣箋則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
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此仍以
爲諸侯之車服孔疏乃謂王乘駟馬迎諸侯則鸞旂驂
駟皆非諸侯之物豈其然乎元鳥龍旂十乘箋云二王

後八州之大伯所謂九命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
賜非禮法之常而侯氏乘大夫之車亦惟覲爲然矣詩
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臯之辭歲事者歲功
成於秋也小行人春入貢秋獻功康成謂若今計文書
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乃云計斷九月者秦以十月爲
正誤矣

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
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

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

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
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
周官矣

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

車軹侯伯立當前侯

前侯俗本誤爲前疾
自宋至今讀者不悟

子男立當車

衡案侯俗作疾論語邢昺疏

鄉黨

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

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

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

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剝毛傳云陰揜軌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軌故謂之陰考工記軌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軌之名揜軌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軌當依說文定作軌則前衡後軾而軌在其間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

水經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
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
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前胡然車之制莫詳於詩
禮前軌見考工而侯胡無聞焉實事求是仍從說文爲

正

古音侯讀爲胡漢書贊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易林范子妙材戮辱傷膚後相秦國封

爲應侯此侯讀爲胡之明證也呂氏春秋郈成子爲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頗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鄰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惟今侯渫過而弗辭再爲渫侯猶胡也則古侯讀爲胡益明左傳童謡曰公在乾侯徵寒與襦襦與侯協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濡與侯協
小雅及曲禮疏皆引

大行人一作前侯一作前疾則知詩禮正義非出一人

之手矣

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禘而禘美也言漢之德胡其美也封禪書君乎君乎侯不邁哉邁往也

言君胡不往也魏書高車傳斛律部帥信侯利勇健處女諺曰求良夫當如倍侯侯與夫協乃知四夷尚有古音

大司馬九畿大行人六服畿限也以平邦國故曰畿服事也以親邦國故曰服周語分之爲九合之爲五方千里曰甸服亦曰邦畿是爲邦內甸服則知邦外亦有甸服矣邦外侯服謂邦畿外方五百里之侯服也侯服外

曰甸曰男曰采曰衛各方五百里康誥所謂侯甸男邦采衛者皆賓服也是爲侯衛賓服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自侯及衛各以遠近來賓故曰賓服衛服外曰蠻曰夷各方五百里皆要服也是爲蠻夷要服要服外曰鎮曰藩各方五百里皆荒服也是爲戎翟荒服詩曰因是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箋云韓外接蠻服因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賜之蠻服追貊之國而總領之然則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也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亦選

其賢者以爲之主其來貢也則請於州牧故曰因時謂之時者亦謂時叛時服荒忽無常易之比也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然九五顯比而後夫在上前禽在初一舍之一失之絕域殊俗先王之所不能親也故不列於賓服焉爵之伯猶服之男故鄭伯也而當男服詩無衣七章晉次國也爲甸侯鄒莒鄒路偃陽小國也皆爲采衛則似以國之大小爲服遠近之差齊元舅衛孟侯魯宗國皆大邦也蓋皆侯服歟吳伯也而春秋書子凡在

要服雖天子也鄭與曹皆伯爵而曹伯甸鄭伯男則又以封之先後爲叙矣故曰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王者治天下若一家也大司徒之建邦國制其域而定其貢諸公貢其地之半侯伯貢參之一子男貢四之一大國貢重小國貢輕齊魯衛侯也皆食諸公之地故公侯之貢重於伯而大司徒侯伯貢同是以春秋盟主遂使伯從公侯之貢子產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如其說則貢之輕重非徒以列之尊卑兼視其服之遠近然曹以甸而重鄭以男而輕爵列同而貢之輕重頓異則未免於偏當時主盟者必以爲不可平邱之會子產爭承至日中而未決者蓋以此禹貢冀州帝都故無貢周官亦然而邦畿之賦總鉅結粟米五者自百里至五百里近則賦粗而多遠則賦精而少要以五百里爲斷故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

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
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人安此
之謂也六服之貢惟祀惟嬪惟服皆爲包爲匭爲篚約
而易舉輕而易致惟器惟財惟貨或多而難舉重而難
致則從水運禹貢曰浮曰沿曰達曰逾曰至曰入曰亂
曰會皆水運之道所運者皆八州貢篚而粟米無聞焉
說文水轉穀曰漕春秋秦晉泛舟其漕運之法乎自雍
及絳路經千里而從渭入河從河入汾舳艫相銜坦無

險阻而不以爲勞且歲飢偶一行之如乞糴於齊歸粟於蔡急病而救災也若夫數千里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起於秦而漢因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而更底柱之險敗亡無算所謂得一錢之賦而喪數十錢其煩費若此隋唐亦如之艱難之狀百倍於春秋矣雍州厥田上上沃野廣衍而力耕農通灌漑其食自足本無藉於他州故邦國九貢無粟米而九賦歛財賄則粟米居多自郊至都亦如禹貢以五百里爲斷可知也

古者以米爲財喪大記曰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故
知財賄爲粟米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撫
諸夏而綏百蠻贊羣后而調元氣九法在大司馬九儀
在大行人九穀六畜之數要在職方氏由是懷方而遠
物至合方而好善同形方而大小相比訓方而上下志
通

左傳鄭伯男也國語男作南古文男南通漢元鼎四年封周後孽子嘉爲周子南君蓋封以子男之爵男

借作南也初元五年進爵爲侯綏和元年又進爵爲公與殷後孔吉皆爲公地各百里則其初不滿百里非子男之爵歟薛瓚顏師古注皆非也酈道元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

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
子南而稱君其說亦非也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
子木郢字子南木字彌牟子以父字爲氏猶魯仲遂之
子爲仲嬰齊故曰子南彌牟其後遂爲子南氏若仲遂
之後以仲爲氏矣公羊說孫以王父字爲氏失之竹書
命子南爲侯者蓋靈公本欲立子南子南立則名正言
順爲衛後者莫宜於子南氏故惠成王命子南爲侯此
紀年之意也若以氏爲爵吾所未聞且漢捨周後而立
衛後可乎又稱君而氏子南是爲公子郢立後則又何
說耶男訓爲任讀亦如之方言戴篤一名戴南南猶篤
也則男南音義皆同矣子南卽子男復何疑王制注
謂周公復唐虞舊域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
里疏云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向相距七千里是
爲九州之內康成以九州之內爲采九州之外爲流采
者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者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貢
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卽周鎮藩之地世一見

之國然則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詩所謂百蠻指荒服也世一見者四塞世告至當鎮蕃之服在四方爲蔽塞故曰四塞是爲九州之外明蠻夷要服在九州之內矣王會篇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千里之外爲要服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比之言親先王所以親諸侯易之比卦取名於此注云比服名因於夏夏之比服周之賓服也管子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見要服三千里四面相距六千里九命作伯故曰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

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乘黃觀

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

康王之誥布乘黃朱謂陳四黃馬而朱鬣

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

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

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諸侯之賄亦如之雜記曰

上介賄執圭將命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非所謂圭以

馬歟蓋弔之賄猶聘之享故其禮亦如之聘享或以皮

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聘記曰庭實隨入左先

皮馬相間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短一

寸爲異耳璋以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
不上堂老子曰拱璧先駟馬拱璧者圭璋也此圭璋曰
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
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
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讀爲錦加琮此享禮之璧
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
享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

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衮及黼此王賜黼黼之文其
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
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春秋傳虢公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宥者宥幣玉似琥璜
不以繡黼而以馬錫馬見於易乘馬見於詩又不以乘
而以三是何禮也王命諸侯之禮亡其數不可得聞矣
孔穎達曰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致饗以酬幣致食
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禮賓不

以玉魯賄荀偃束錦加璧非禮也聘禮禮玉束帛以禮聘君未聞賄其臣雖有重賄亦不以璧宋以妾爲夫人饋左師束錦與馬先之以玉則春秋六幣之亂久矣韓起聘鄭私覲子產以玉與馬是大夫而行諸侯之禮也楚公子棄疾私見鄭伯齊公孫青私見衛侯皆以馬而不以玉君子以爲禮禮惟朝聘享類乃有圭璋非是而以玉貨之而已春秋尚錦衛貨叔鮒魯貨子猶皆以錦鄭注二王之後享用圭璋經傳無文似出臆說古之聘

也當其來聘則使卿辭王於賓及其將歸則又使卿還王於館蓋圭璋大器故始則辭終則還之而受璧琮說者以爲輕財而重禮孔穎達謂六幣皆財也雖圭璋亦受之而不還豈其然乎圭璋璧琮琥璜作之爲六器吉禮以事神合之爲六幣賓禮以和好聯之爲六王凶禮以歛尸會同設方明六王獨無琮康成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而歛尸六王又云取象方明蓋取上下四方之象也璜琮禮地方明即六宗天神也故不以琮

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而不言琮者省文穆王見許男于、洧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王康成謂子男於諸侯下其瑞享用琥璜下其瑞者璫之可也曷爲改用琥璜乎六物以和諸侯故太元曰秉圭戴璧臚漆羣辟明非羣辟不以圭璧也呂氏春秋乃云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是璧不以帛而以馬矣則六幣非亂於春秋歟杜預謂古之獻物必有以先魯賄

荀偃以璧馬爲鼎之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左傳先吳之鼎先吳猶故吳也吾聞圭先馬未聞馬先鼎失之甚矣

吳越春秋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

禮說卷十三

然則古之珧銑今之輶輶皆車之輶歟釋名曰關西曰輶或曰輶輶急就篇作輶讀若民牙與互通紡車之輪謂之互一名輶輶說文作輶云收絲者即紡車之輪所謂互也輶一作輶與輶攷文異音同實一物廣雅作輶從車得其正矣方言曰輶輶也充豫河濟之間謂之輶注云所以絡絲者然則輶卽輶輶卽輶也

輪之輶望之欲其掣爾而纖案掣說文云人臂兒徐鍇曰梢長纖好也音所角切先鄭讀爲箭一作簫一作梢

音山交反甘泉賦梢夔魑扶獠狂梢與扶義同謂皆梢
而去之說文舜樂曰箛韶訓箛爲擊云以竿擊人左傳
象箛南籥孔疏謂象箛武舞箛與梢通義取擊拂然則
箛者干也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箛韶九成而鳳
凰儀逸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箛有鳳有凰
樂帝之心蓋干畫雜羽之文有似乎翼吹箛象鳳鳴舞
干象其翼也則箛爲干明甚曰象箛曰韶箛皆謂舞以
干戚曰管象曰箛韶皆謂奏以箛管韶箛與箛韶猶象

箭與管象也孔安國得之矣干爲兵器有征伐之容故漢房中歌曰簫勺羣慝天門歌曰飾玉梢以舞歌梢卽箭也執之以舞非干而何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則車輻可當干記者言輻之形如干之象故曰掣爾

廣雅捕掣

也音山育反廣韻採入三簫卽古掣字捎蔽捎溝皆與簫通

輪人爲輪望其轂欲其眼也先鄭讀眼爲限後鄭云出大貌釋名云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之說同然眼說文作輓云轂齊等兒案輓與提通洞簫賦提其

會同兩都賦棍建章棍一作混其訓爲同兼取約義集
韻云束木也揚雄曰棍申椒與菌桂詩云約軼軼卽轂
也約謂革纏之而加漆焉非棍之象乎是爲陳篆篆漆
文也三十幅聚一轂會合齊同可謂轂之善矣方言曰
掩棍同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間曰棍棍誤爲
眼說文引周禮甚明從之爲允

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養陰齊陽則轂雖敝不歎荀
子弛易齟差淮南子兒齟之却齟者參差有罅郅也王

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注云

匡軫戾礙也王篇亦云軫車戾也賈生道術篇曰合得

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然則不匡者菑蚤合密之調也

齒先鄭讀爲耗後鄭謂齒齧暴也晏子春秋云輪山之

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後鄭

謂後必撓減疇革暴起蓋槁則撓減羸則暴起兩說相

證益明菑猶立也重也義與剗同瓠子歌捷石菑卽菑

蚤之菑東方人以物重地爲剗剗一作菑

輪人爲轂轂小而長大而短則有柞與摯二病欲除其
病莫若伸其圍以爲長屈其長以爲圍則長短大小均
齊而二病除矣欲言轂圍先言牙圍六分其輪崇取一
爲牙圍三分其牙圍畱一爲牙面而踐地者也踐地之
面不漆其餘皆漆椀其漆內之數而中詘之以其半爲
轂長卽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叻捐其數凡測圓者
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而皆等椀者度量之名度
兩漆之內而中詘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

如此則軸正當輪心面面皆等然則中誣者測圓之法而轂之圍徑亦從此出焉先鄭謂藪空壺中後鄭謂當輻藻者消除也防三分之一也壺中謂轂孔所以容軸者而當輻入處謂之藪賈疏所謂轂大頭寬者指賢小頭狹者指軹寬狹處中者指藪也轂之兩頭爲軹參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爲藪藪以置輻藪軹之間爲賢軹者止也言轂止於此賢者間也言當藪軹之中間藪者聚也言衆輻之所聚狀若蜂藪云爾

依注設數以轂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一取其一

以爲轂則轂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轂兩廂共徑七寸有奇足以內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 後鄭

云輻廣三寸又云輻厚一寸則輻不圓何以知之以車人職知之車人職云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

一此大車也其轂徑尺有五寸其輻橫濶三寸側厚一

寸故書博或爲搏

徒九反

杜子春云當爲博後鄭從之以

此知輻不圓也如以爲圓則大車之轂其圍四尺五寸一幅廣二寸三十幅共廣九尺而聚於四尺五寸之轂有是理哉或從故書博爲搏搏言圍厚言徑輻圍三寸

徑一寸乃可

徑一圍三古之約法非密法也

然如此則輻太弱轂太強

強弱不相得非車之利也故輪人爲輻三寸稠其二寸

以爲厚橫三側一然則曷爲又曰股圍骹圍蓋輻之形

如璧之羨規其四角隋

他果反

而不圓兩頭大小股骹似

之故取以譬焉兩強不能相服故曰轂強必以弱輻衆

弱足以敵一強故輻不抗而搖一強足以當衆弱故雖

有重任轂不折康成謂輻入轂中猶蒲在水中爲弱似

未盡然所謂輻廣三寸半者亦隋長而非圓徑可知矣

五分數長去二爲賢賢圍一尺九寸二分去三爲軹軹
圍一尺二寸八分賢軹皆有金各以法消去金厚之數
則賢圍大于數軹圍小于數故賈疏曰寬狹處中鄭注
所謂去一當作去二乃與數相稱者是也據鄭注金厚
一寸卽用鄭
氏算法徑當消去二寸則圍當消去六寸以六寸減
賢軹兩圍則賢圍一尺三寸二分軹圍六寸八分案

數說文作櫟云車轂中空讀若數急就篇作輶疑櫟誤

爲櫟

從車從木一
也櫟誤爲衆

古音若數漢讀爲櫟又扞一作伋方

言曰僞

古訛
字

謂之伋伋不安也注伋吾敦反船動搖之

貌則車之大扠狀如船矣

凡揉牙外不廉注云廉絕也案說文揉作燥屈申木也
從火柔聲廉作嫌車網絕也從火兼聲長門賦曰心嫌
移而不省故注引鄭注曰嫌絕也則知古本考工亦作
嫌矣集韻嫌移作嫌𤇀云火不絕兒嫌省爲廉其音同
也或非誤當兩存又揉輻必齊注云揉謂以火槁之案
槁一作橋長笛賦曰橋揉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
橋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老反者作槁一沈音居

趙反者作橋亦當兩存橋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

輪人爲蓋蓋之柄爲達常其杠爲程程含達常者也蓋
斗謂之部部者鑿孔以納蓋弓者也部厚一寸鑿廣四
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下直二
枚者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
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
四分殺去二分而內于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
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注云六尺之弓倍之

加倍廣

六寸

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

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爲宇

曲低於部二尺撓之故低

欲求其減之數則以爪末低於部二尺者

爲句

卽於曲處垂線長二尺爲句

宇曲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句

積與弦積相減餘十二爲股積

除之股面三尺幾半也謂不滿三尺半

內少方五寸

以股面加尊二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

軹不及幹

轄或作幹本作轄俱音管

輪直且無撓則登陀縕其牛下陀縕其後說文馬尾乾

今之般縕則般縕在馬尾故曰縕其後又縕一名馬紂

故關東謂紂爲緇一作紂釋名曰紂道也在後道使不
得却縮也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諺曰閣道東
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夾頸爲鞅後道爲鞅言濟在前
楷在後也一作緇荀子曰巨楚縣吾前大燕緇吾後廣
雅云緇紂緇也

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詩五檠梁輶注云檠歷錄也梁
輶上勾衡一輶五束束有歷錄也是爲率尺所一縛說
文云曲輶輶縛直輶纂縛輶一作輶借官切車衡三束也人直

戰一名暴居土切又
治車軸曰纂所春切

三鋒戟方言謂之三刃枝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南楚宛
郢謂之偃戟廣雅所謂雄戟也張揖曰雄戟胡中有鉞
者鉞與鉞同橫捷曰鉞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於戟者也旁

出爲枝是爲胡著柅直前爲援援上爲刺胡下爲勾胡
中爲內內謂之鉞其柄謂之柅其鋒謂之戣音救其子謂

之戣音辱春秋傳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孔疏曰子者擊

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叔大

夫盟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曲及鉤之直，兵推之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及却偃而外利以推攘而害人，所謂直兵推之也。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牽而害人，所謂曲及鉤之也。曲及，謂胡如鉤內利。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觚，三鋒向上而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春秋傳：襄二十三年，欒樂乘槐木而覆車欒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郭頒世說云：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又者上及鉤者下及。舊圖謂戟支曲下爲

胡

曲下者
鉤也

則知聶氏臆造失其舊矣說文云戈平頭戟

也戟有枝兵也呂布營門射戟正中小支小支胡也戟
旁曲枝故說文謂之枝兵戈亦有枝而平頭者蓋戈無
刺也戈戟皆勾兵皇矣詩所謂鉤援卽此毛傳以鉤爲
鉤梯而不言援失之矣戈戟有鉤有援直曰援曲曰鉤
則鉤援爲戈戟又何疑乎淮南子曰古之兵槽矛無擊
修戟無刺而方言又有無刃之戟秦晉謂之鈇或謂之
鉞吳揚謂之戈毛傳云父長丈二而無刃然則無刃者

戈無刺者戈兼而有之者戟康成謂援之外句者胡也
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爲橫以四寸半向上爲啓
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以別乎且援旣曲又安
得有著柲直前之刺也以此知賈公彥之說非也鄭司
農謂援直刃胡其子則援之外句指胡明矣胡中無鉅
則下亦無勾康成謂胡以內接柲者亦謂鉅也柲者其
本接與捷通非鉅而何孔疏云戈如戟而橫安刃頭不
向上故曰鈎刃又曰平頭

馬融云銔與鍰同俗儒謂銔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銔重六兩周官釁重九銔俗儒近是許叔重說文解字本於賈逵亦云鍰卽銔而謂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銔則與馬融之說異矣康成謂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銔似同亦無定說呂刑孔傳云六兩曰鍰王肅亦云然孔疏謂康成之言多於孔王所說惟按十六銖爾然亦不知所出也案小尔疋曰二十

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錡錡謂之鍰
二鍰四兩謂之斤賈逵所謂俗儒之說其詳蓋出於此
載於孔叢故安國據以爲傳然則三錡重一斤二兩錡
一作選張敞好古文字其言曰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顏師古曰選本作錡錡卽
鍰重六兩然則今文錡古文選漢武帝造白金名白選
選一作撰撰卽錡也音刷蘇林音選擇之選失之矣白
選三品大者重八兩次六兩次四兩本無定數故諸儒

疑之而不能決也尚書大傳云夏后氏死皐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蓋古選撰饌通皆與餒同餒史記作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書大傳一饌六兩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鄭司農謂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革裏肉者革之敗歲削去之則材良所謂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康成謂屬者上旅下旅札續之數革堅者札長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謂上身

一髀禪一蹀繳一蘇林謂兜鍪盤領髀禪爲三屬兜鍪
胄也以胄爲甲固非以蹀繳爲甲尤非上旅甲下旅裳
甲裳三屬其札更長於合甲矣革之最堅者歟左傳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賈逵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被練帛也
以帛綴甲而有盈竅半任力盡任力之說其說本於呂
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云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
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
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

然然則察革之道先視其竅竅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竅
小則易滿故任力全合甲者任力全之謂也而組練實
爲之助焉故曰隨繩而斷因鑽而縫竅者鑽空所謂視
其鑽空而窻

小孔貌

則革堅者以此合甲之堅亦以此邾

之綴甲舊以帛用公息忌之言而以組其後有人傷之
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
悅復用帛而不用組則是古之綴甲組練兼施矣綴以
組謂之組甲綴以練謂之被練古之法也杜預排抵先

儒撥棄古法乃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如其說則組甲三百有甲無袍被練三千有袍無甲也而可乎燕王思欲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削甲札者司農所謂削其裏而取其表也組甲絣者太元曰錯絣也

廣雅曰纒

於近切

幽布耕切

紹

呂音緊切

若絣也揚雄傳曰絣

之以象類晉灼以絣爲雜師古以絣爲併併以連之雜以撰之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擻擻吮齟之邳此非古合

甲之法歟詩曰貝冑朱綬傳云以朱綬綴之

綬古纖字見間傳注

謂以朱綫綴甲少儀國家靡敝甲不組滕注云組滕鎧飾以組飾之及紵帶也合觀衆說則賈逵之說益信一說屬者札也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然則甲皆七屬也蓋札多則重重則不便屈信而易敗凡物剛者恒折是以壽短札少則輕輕則利於屈信而耐久凡物柔者常存是以壽長函人三甲首曰七屬師行三十里持重者服之減爲六屬又減爲五

屬出奇制勝趨利者服之而魏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日中而趨百里則尤利於輕更減而爲三屬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虎賁之士跣跣科頭并去甲胄以爲輕便矣此皆氣之趨力之盛進則能神退則能速荀子所謂干賞蹈利之兵歟趙武靈王曰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此之謂也後世中輕故典韋陷陳重衣兩鎧若皆七札焉用兩重乎太元曰比札爲甲說苑曰革剛則裂比猶屬也革利於柔合以爲甲舉之而豐衣之

無斷凡皮皆曰札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爲屬散爲解一說合甲小匡所謂鞞革也注云鞞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鞞省爲合古今文甲一作脅音相近齊國之法重臯入犀脅輕臯入鞞革則合甲輕於犀甲信矣鞞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鞞如金石

鞞人爲革伸之而直如其枉也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棧也棧當作倧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倧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倧者同實是棧當作倧之明證也又荀子

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淺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淺淺之淺得之矣說文幟讀若未殺之殺猶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帟帟一曰婦人脅衣則音義皆非集韻幟讀爲翦訓爲狹說本鄭司農亦無別據而小戎詩淺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淺又與管子義符則幟當作淺益明或云讀若爰宜音殘非也劉昌宗讀爲片云狹小之義亦可備一說

論語繪事後素鄭注云繪畫文也凡繪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間賦白疎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此不知而妄爲之說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

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
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
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
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
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
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
初者履之始上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
說非乎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

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鋪卜切乎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吾以爲老子不知禮猶告子不知義而世稱孔子學禮于老聃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駝四玉一石侯用

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當作駝將當作埒矣
又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又云
獻桓圭公所執從王獻聲獻讀爲桓列女傳晉獻驪姬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是獻協
權古音也一說獻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
物上之稱也故獻桓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素何反
蓋音相近而通歟犁冠疑卽犁館館冒於犁故名犁冠
然圻形似磬而冒非磬形當攷又云椎擊也齊謂之終

葵終葵爲椎猶邾婁爲鄒皆齊魯間俗語犁鎬似馨犁冠似冒以今曉古也久之而今復成古不可復識矣相

玉書言瑱大六寸其耀自照

見離騷玉逸注

玉篇亦云瑱美玉

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瑱作琕說文有琕無瑱蓋瑱卽琕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琕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琕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說者謂杼上者綱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綱者而言豈其然乎杼長也方言引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

長首也楚謂之序音燕謂之杼諸侯之笏詘前故前短

天子之珽杼上故上長珽比他長既曰方正天子指珽方正於天下也

而又網之誤矣一曰杼削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

杼訓爲削也方則其形如削謂椎頭四角有廉稜西山經曰

崋山之玉堅栗精密澤而有光郭景純云玉有栗文所

謂穀璧禮記鎮密以栗栗或作栗唐代宗卽位楚州獻定國寶十有

二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如栗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

五穀豐景純之言信矣然曰五穀豐誕哉又秦冒之山

多藻王說文云瑪如水藻之文虞書瑪火鋤米又云琰
壁上起美色也然則琬琰蒲穀王之文理出於天然非
關雕琢衆謂之穀藻謂之蒲養人安人其說妄矣瑑圭
璋璧琮說文謂起兆瑑康成云瑑文飾也疏云直瑑爲
文而已古有染玉法南山經曰侖者之山有木如穀其
汗如漆名曰白荅音羔可以血玉注云血謂染玉作光彩
然則瑑爲文者蓋染之歟一說血玉者天府上春璽寶
鎮及寶器是也鎮與器玉之美者司農讀璽爲徽蓋取

飾意亦謂染玉作光彩也血玉不以牲康成之說似失
之春秋文元年天子使毛伯來錫公命杜預云諸侯卽
位天子賜以命圭此臆說也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玉
於天子諒闇三年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見白虎通故在
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爵
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
命於卽位魯桓衛襄追命於旣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
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吾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

瑞也或曰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春秋錫命蓋以此釋器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王人之鎮圭也天子守之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瑞也鄭箋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長尺二寸非瑞也故以爲寶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如其說則介圭乃天子之守圭矣未聞以賜諸侯也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卽詩所謂入覲之介圭則介圭非五等之玉歟箋

義失之傳義爲長

天子之圭中必康成謂必讀如鹿車緹之緹鹿車者其
形窄小裁容一鹿緹猶綦也結於轆而連於軸方言曰
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車謂之綦車下鐵者
輶也一名車下縛子夏易傳曰輶車下伏兔謂之車屐
以繩縛於軸因以名焉輶與轆通俗名鈞心亦謂之輶
包以金縛以繩大車謂之綦小車謂之畢畢與緹通喪
服傳冠繩外畢畢者繩之末也以繩繫軸猶以組繫圭

故舉以況之劉昌宗讀緹若鼈謂北俗語音然方言淮楚則非獨北音也車屐一作車劇蓋音同歟廣雅曰組緹縫也輶束也釋名曰輶伏也伏於軸上也說文伏兔下草謂之輶輶古昏字讀若閔

聘用瑒圭減命圭一寸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但有圻鄂瑒起一見典瑞一見玉人命圭縹皆三采三就瑒圭之縹則二采一就而已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則執命圭遣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則執瑒圭聘記所謂朝天子

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是也鄉黨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蓋包氏章句本於張禹禹不信周官何晏注論語而取其說朱子仍其誤乃曰圭諸侯命圭學者遂不復知瑒圭璋璧琮爲何物矣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凡國家典章制度全不留心以故三禮皆撥棄其誤乃至于此

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栗兩兩列之所謂玉案

之食也說文檮爲圓案士昏禮之盛棗臬也以筭音煩如

筭筭簾

筭菴居反簾音盧漢之寒具筭

而加於橋橋所以殷筭故康成

以爲案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

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衡小案也二王後二

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

九大十兩兩列之則五純猶兩也與淳通左傳淳十

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諸侯夫人勞聘賓

以二竹籩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臬擇飾案古以

王漢以金銀加文畫焉一爲奇二爲純二竹簠而方則
四也注失之案承食器如版筭之橋橋之制未聞案者
今之槃古之禁有足曰禁無足曰檠皆以承尊禮器大
夫用檠士用禁以下爲貴也特牲饋食用檠或實獸於
其上或覆壺於其中如漢陳食之案不獨承尊矣康成曰檠
之制如今大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鄉飲酒謂之斯禁以版兩壺少牢饋
食謂之檠以版兩甒皆大夫之禮故康成云檠斯禁也
無足有似於檠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長隋他

果反局足高三寸然則案有足也古器無案起於秦漢考

工記蓋秦漢間之書歟漢之筭簠一作筭簠寒具筥也

方言曰簠南楚謂之筭趙魏之間謂之筭簠古之竹簠

也盧簠音同古今文

說文筭作口象形口盧飯器以柳爲之或從竹去聲

矢人爲矢雖有疾風弗之能憚故書憚或作怛怛言驚

憚言畏狀矢之形畏不若驚當作怛言矢輕重停勻風

不能驚也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死猶化勿驚怛之陸德

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音都達反廣雅怛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怛一作慤傷也詩曰中心慤兮則怛兼兩義一作𨔵音義同

旒人器中膊康成讀膊爲𨔵謂拊泥轉均封膊擬度端其器也淮南子曰一膊炭煖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煖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膊者埽之式則埽亦可名爲膊入火而煖則膊爲瓦器之埽矣

埽音普回反又芳符反

膊讀爲埽老子

埽埽以爲器埽埽者埽也鵬冠子曰膊膊之土注云膊

形埒卽封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同根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賦曰大專槃物專讀爲鈞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然則鈞專埏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梓人職曰大冒燿後燿讀爲哨音稍馬融廣成頌曰鷲鳥

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

成讀從之本其師之說也燿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

臞一作臞音衛余足曰臞臍瘡也瘡則細小音殊而義同

數目顧脰顧長脰貌莊子其脰肩肩或云羸小貌或云

直貌故書顧作𦣻司農讀𦣻為髡頭無髮之髡廣雅曰

髡

苦瞎切

髡

口入切

髡

音略

頌

口本切

禿

也

明

堂位

夏

后氏

以

楊豆注云楊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楊則髡與楊音

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髡一讀爲間說文從

髡間聲揚之爲間抑之爲楊肩肩楊楊長而直也楊一

作髡士喪禮髡豆兩丹壺記碧盧禿楊說文顧頭鬢少

髮與髡義同

廬人爲廬器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蛭說文曰倅疾也
周禮句兵欲無倅倅有兩義一訓疾音但一訓動音善
一作渾亦作瀦一作蠶亦作蟬皆讀爲善訓爲動上林
賦象輿婉倅言車之動宛渾膠盭言水之動靈光賦騰
驤婉蠶言蛟龍之動然則倅者動也先鄭讀倅爲彈掉
之彈亦取動意當依說文作倅後鄭云故書彈或作倅
俗誤爲但書無善本賈疏不詳貽誤後人久矣後鄭云
蛭亦掉也讀若井中蟲蛭之蛭案余疋釋魚蛭蛭注云

井中小蛭蝻廣雅曰子子蛭也蛭卽蚶秋水篇蚶蟹與
科斗司馬彪云蚶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蛭然則蛭者水
中子子掉尾之蟲動搖不定故曰置而搖之以眊其蛭
蛭乃動搖之狀也動則不動故曰橫而搖之以眊其動
賈疏謂蛭蛭擾擾然近之矣乃云井中蟲蛭從俗讀也
以余足爲俗可乎又曰蛭蛭然均旣曰蛭蛭焉得均說
林訓曰子子爲蛭言蛭化爲蛭所謂蛭飛也訓蛭爲均
誤矣子子卽蛭蛭文異音同字林云子無右臂子無左

臂

明堂五室象五行祀五帝在國之陽九七爲陽明堂之數半之爲室倍之爲堂三四步四三尺者古算法也三爲實四爲法而一則每室各得七步爲修餘二步以益廣則每室各得九步爲廣以四乘三得十二尺爲二步卽廣修之較五室凡室二筵者東西廣九筵南北修七筵廣修相減餘二筵以爲較也然則明堂五室三代同制夏度以步南北七步東西九步殷度以尋南北七尋

東西九尋周度以筵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此明堂之數
半之爲室者也有室乃有堂言室而不及堂則得後而
遺前顧左而失右矣前太廟後太室是明堂有前後也
左个東右个西是明堂有左右也以前後分之則前修
七步後修七步合之得十四步則堂修二七也以左右
分之則左廣九步右廣九步合之得十八步注差半步則堂
廣二九也此明堂之數倍之爲堂者也蓋從分其堂則
左偏爲左个右偏爲右个橫分其堂則外爲堂有階內

爲室有戶故分之則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爲堂木
火土金水爲室合之則前青陽後木室前明堂後火室
前太廟後太室前總章後金室前元堂後水室李謚明
堂制度論謂路寢有左右房明堂有左右个个者路寢
之房也訓个爲房未之前聞个古介字秦誓一个臣古文一介臣故
說文無个蓋今文个卽古文介馬融曰間介無蹊古者
士相見必有介謂之中間然則个猶間也明堂左右介
者左右間也謚又謂堂之修廣當以理推而以記者爲

謬非也記曰堂二室一其言甚明注者謬耳截廣補修
堂方十六步廣修之較四步是四分之一也故曰廣四
修一門堂亦如之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五運行大論曰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五常謂五
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
室始於黃帝矣疏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
五中決以明堂蓋言人身之五中猶明堂之五室也由
是察五色正五音叙五事立五倫設五官啟五門列五

服作五刑皆從此出焉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徧覽是非周觀得失堯舜以昌桀紂以亡皆著於明堂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薛綜曰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殷人重屋注云重屋複桯也賈疏以爲重檐愚謂桯讀爲格蓋復格也逸周書曰四阿反坫重亢重卽常累復格孔晁注云復格累之櫺方言櫺屋桯注云雀桯謂屋檐也亦呼爲連綿格卽桯廣雅格謂之桯說

文謂之複屋棟即今之樓枋

許叔重曰
筵一丈

廟門容大扁七

个闢門容小扁三个案扁說文作鼎云以木貫鼎耳而
舉之從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鼎七个卽易玉鉉大吉
也儀禮鼎設扁覆鼎以覆扁以舉舉鼎則去鼎陳鼎則
抽扁判然兩物說文一之誤矣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
鉉禮謂之鼎案禮鼎若束若編以茅爲之非堅剛之物
與鉉迴殊許氏不應錯誤至此說文口部云口覆也口
從鼎爲鼎則鼎非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且

儀禮非叔重所不見者蓋後人亂之則說文非許氏之舊信矣士冠禮注云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密是以易之鉉當禮之局所以舉鼎者也而以鼎當之可乎禮器攷尊疏布鼎注云鼎或作冪楚辭招魂作鼎傳寫之訛顏師古曰鉉爲耳局爲闕橫闕之以舉鼎所以貴鉉非卽鉉也易曰黃耳金鉉非局明矣顏師古謂局以貫鉉非卽鉉也先儒合爲一物失之其說近是並存以備攷

禮說卷十四